

## 【一般论文】

### 梦：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政治语言

Dream: A Special Political Language in Ancient China

陈雪<sup>1</sup>、秦美珊<sup>2</sup>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Chen Xue, Chin Mooi Sa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Malaysia

Email: [624264951@qq.com](mailto:624264951@qq.com) ; [mooisan@upm.edu.my](mailto:mooisan@upm.edu.my)

Received :28 APRIL 2025; Accepted: 26 OCTOBER 2025; Published: 15 DECEMBER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Chen , X., & Chin, M. S. . (2025). 梦：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政治语言: Dream: A Special Political Language in Ancient China.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6(2), 85-99.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6.2.5.202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6.2.5.2025>

#### 摘要

梦本身没有政治性，但梦主常常以某种政治角色出现于政治舞台，进而使梦常常打上政治的印记，在历史变革中发挥着政治语言的作用。本论文以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政治梦为研究对象，借助文献研究法、比较法和个案研究法，考察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梦中所蕴含的政治语言，说明在封建迷信思想与神学观念下，中国古代政治如何借助梦在政治运作中发挥特有的精神魔力。提出梦是帝王受命的政治符号语言，大臣劝说帝王的巧妙谏言，表达政治愿望的特殊隐言，决定战争决策的神秘预言。通过系统的梳理，最终得出结论，基于人们对梦的世俗迷信，在中国古代梦被政治家利用，作为实现政治野心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本研究运用了大量的政治梦实例，资料扎实，结构清晰，观点明确，对中国梦文学及政治语言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梦、古代、中国、政治、语言

---

<sup>1</sup>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sup>2</sup>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高级讲师

### **Abstract**

The dream itself is not political, but the dreamer often appear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in a certain political role, so that the dream is often stamped with political marks and plays the role of political language in historical chan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political dreams recorded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eams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language contained in dream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ison and case study, so as to explain how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exerted its unique spiritual magic in political operation with the help of dreams under feudal superstitious thoughts and theological concepts. It is proposed that dreams are a political symbol language in which the status and rights of the emperor are given by God, the exhortation words of ministers to persuade the emperor, the psychological language of expressing political wishes, and the mysterious prophecy that determines the decision of war. Through systematic combing, we final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ased on people's common superstition on dreams, in ancient China, dreams were used by politicians as a means to realize political ambitions or achieve certain political goals. This study uses a large number of political dream examples, with solid data, clear structure, and clear viewpoints. It has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eam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linguistics.

**Keywords:** Dream, Ancient China, Political, Language

## 前言

政治语言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sup>3</sup>梦本身并无政治性，但梦常常以某种政治角色出现于社会政治舞台，因而梦常常打上政治的印记，在历史变革中发挥着政治语言的作用，成为一种政治精神武器，加入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较量中。梦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语言，溯之悠远。殷商时期，朝廷设有专门的占梦官，天子把梦作为解读神秘信息的政治语言，把占梦作为观察国家吉凶，决定国家大事的重要手段。春秋时期，梦的政治功能更加明晰，梦作为特殊的政治语言方式，产生的政治魔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梦在君主的废立，大臣的进退，国家的安危，战争的起止，甚至外交的成败等政治生活的各个重要程序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战国之后，占梦官虽然被取消了，但梦与占梦作为一种民间的普遍迷信，依然在一些政治领地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 一、梦是帝王受命的政治文化符号语言

中国古代帝王，历来都以“天子”自居。所谓“天子”者，天帝之子也。可是，拿什么来证明？一种办法是，根据天降祥瑞以表示他们“受命于天”。祥瑞是什么？据说是上天所降赐的一种很难得的表示吉祥的物象。如传说中的“凤凰来仪、嘉禾入献、秦获若雉、鲁获如麋”等等。然而，无论是凤凰、嘉禾、宝鸡、麋鹿，都是客观实在的物象，必须眼见为证。这些古代的传说诚然可以用来宣传，但要在当时虚构这类祥瑞，则很容易露出破绽。梦则不然，因为“梦者我知人不知”，我有没有什么梦，我梦见的到底是什么，至今还只有梦者自己知道，别人不能肯定和否定。既然梦被认为是神灵所通引，那么，以梦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是再方便不过的了。在这里，梦就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语言。

#### （一）感生梦：“将生贵子”的政治暗语

在中国古代的神学观念中，天、日、龙是天帝、帝王的象征，<sup>4</sup>因此，历代有些帝王的降生，会有梦天、梦日、梦龙等象征天子之位的不平凡梦兆，利用梦的

---

<sup>3</sup> 田海龙，〈政治语言研究：评述和思考〉，《外语教学》，2002年第1期，页23。

<sup>4</sup> 傅正谷，《中国梦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233。

政治化语言大造舆论，证明天子之位是受命于天。这类梦多是感生梦，感生梦是在帝王感生神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一般的感生神话较为类似，基本模式都是某位女性在梦中接触祥瑞、遇到神灵，因此诞下非凡的婴孩，而这些感梦而孕生的孩子，日后都会成为赫赫有名的帝王或后妃。<sup>5</sup>感生梦既带有奇幻的神秘色彩，又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指向。

两汉年间，史书中的感生梦多与帝王之家有关，甚至成为证明帝王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sup>6</sup>

汉高祖刘邦母亲刘媪在湖边睡觉休息时，梦见与神相遇，这时电闪雷鸣，刘邦父亲走近一看发现蛟龙缠在刘媪身上，不久刘媪怀孕，生下高祖刘邦。至于刘邦母亲到底有无此梦，只有天知道，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推理，当人们面对电闪雷鸣的恶劣天气时，会迅速跑回家或找个地方躲起来，根本不可能在湖边睡觉做梦，显然这个梦是后来的虚构，其政治意图很明显，旨在说明刘邦是真正的天命之子。自刘邦后，还出现了许多汉代帝王感梦而生的政治舆论，如汉文帝刘恒和汉武帝刘彻的诞生故事。薄姬梦见苍龙盘踞在自己肚子上而怀孕生汉文帝，王美人梦见太阳投入自己怀抱而怀孕生下汉武帝，孙坚妻子梦见太阳而怀孕生下东吴帝王孙权。这些梦事到底是真的确有其事，还是后宫嫔妃为获邀宠而编排的假梦，后人无法判定，但这些梦中景象都是“将生贵子”的政治暗语，预示了帝王高贵的出身，权利来源的至高无上、不可动摇。

## （二）奉承帝王梦：借梦争夺帝位的舆论谶语

除了感生梦之外，还有帝王或大臣自己梦见象征帝王的梦象，借用梦的梦兆功能，利用人们的梦迷信和天命观，为帝王政治的合法性做舆论准备的梦境，汉光武帝即位时，曾说自己梦见乘赤龙上天。《后汉书·冯异传》记载：

诸将皆入贺，并劝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异诣部，问四方动静。异曰：“三王反畔，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

---

<sup>5</sup> 崔立军，〈感生梦与西汉政治发微〉《宁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页15。

<sup>6</sup>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341。

为社稷，下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异遂与诸将定义上尊号。<sup>7</sup>

据说尧被推为帝的时候，也曾梦乘龙登天，很显然，光武帝刘秀清楚地知道梦龙上天的政治寓意，故在谶纬思想的笼罩下，自言“梦乘赤龙上天”，预示他将是帝王的天命神意，冯异跟随刘秀多年，与主子心照不宣，对主子的这个登天之梦心领神会，于是他赶紧与诸将议定尊号，拥护刘秀称帝。刘秀把乘龙上天梦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以服众心，在其即位时发挥了特殊的政治舆论作用。

《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借“假梦”篡位也是一则典型的借梦争夺帝位之梦。

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sup>8</sup>

王莽篡汉之初，宗室广饶侯刘京借用齐郡临淄昌兴亭的亭长辛的梦向摄政王王莽上书说，亭长辛一晚上做了好几次同样的梦，梦见天公的使者告诉亭长说：“摄皇帝是真命天子，并且以新井为证”。刘京借用别人梦，是为了拥护王莽称帝，得王莽欢心，其政治目的是明显的。在此尤为注意的是，因为借用的是别人梦，他一再强调梦的真实性，梦主有户籍、有职位、有名字，所梦内容是多次梦见，并且还有物证新井为证，这为王莽篡汉是天公示意，顺应天命提供充分的理论证据。

隋朝时期，梦天、梦日、梦龙的风气在统治者当中有所收敛，但统治者在论证王权时，从未放弃占梦政治化的语言功能，他们用别的梦象解释帝王之兆。《独异志》载，隋文帝称帝前曾梦见自己失去了左手，一个老僧占曰：“没有左手，那就是独拳，这说明你将做天子。”<sup>9</sup>唐宋以后，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为给帝王制造舆论，争夺帝位，梦日、梦龙、梦天的政治性再一次突显出来，层出不穷。

以上所举梦例都是占而有验的王者之兆，那么，作为王者就不允许非为王者

<sup>7</sup>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24），页 1256。

<sup>8</sup>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4110。

<sup>9</sup> 李伉撰、李剑国校证，《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2023），页 562。

有此类梦兆，若出现，就会大祸临头。如《南史·张敬儿传》载：张敬儿性情爱好占卜，信梦尤其厉害，起初征讨荆州，每次见到各位将帅，喜欢向别人叙述他的梦境，他曾说：“起初还没有富贵的时候，梦见村中的树很快地长到了几十丈高，于是他便渐渐出人头地，后来到雍州，又梦见村中的树一直长到天上。”他以此诱骗部下，自称贵不可言。张敬儿对部下说梦，其用意不言而喻，齐武帝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找了借口诛杀了张敬儿。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梦作为王者之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政治作用，像这种因为梦兆或预言性的谏语而导致杀身之祸的并不少见。

## 二、梦是臣僚劝说帝王的巧妙谏言

对于大臣来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君主制定政策和贯彻政策。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臣僚只有建议权，并无决定权。有些建议虽是正确的，但君主由于认识上、感情上和权力上等等原因，不一定就采纳。这时候大臣如果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会出现君臣对立。在君权至上的制度下，这对臣僚们是十分危险的。在这里，臣僚既要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又要使君主可以接受和乐于接受，便需要一种进谏的智慧。历史上有些有头脑的臣僚，注意到梦在社会上的神秘性与君主的迷信心理，把梦作为解决这一政治难题的特殊工具。

### （一）以梦进谏王公重修德

《晏子春秋》记载：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子，大概是最先采用以梦进谏的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齐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谏曰：“无益也，祇取诬焉。天道不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sup>10</sup>

---

<sup>10</sup> 汤化，《晏子春秋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2471。

按照当时占星家的说法是“有彗星者，必有亡国。”彗星被迷信的古人视为妖星，齐景公梦见彗星很害怕，召人占之，晏子对曰：你挥霍无度，老百姓已经承受不了，现在万民都怨恨你，如果你不行正道，以安民心，恐怕不只是梦见彗星，而且还将梦见彗星。据说彗星的危害比彗星还要大，彗星只是亡国之兆，彗星将会出现天下饥馑、万物夭伤。”晏子抓住景公担心梦见彗星必亡国的心理，成功地运用梦占语言进谏，把恶梦着眼点从天灾转向了人祸，表现了晏子认为灾祸主要来自人君自己过失的政治观点，其中的政治色彩自然异常鲜明，其目的是要劝谏齐景公治天下、安百姓。由此看来，在春秋时期对付君主的所有把戏里，梦占政治语言的运用可以说是最为淋漓尽致也最具威慑力的一种。

## （二）借梦讽谏国君去幸臣

梦的复杂性、神秘性和不可逆知性使其天然散发着强大的说服力，“自知而他不知”的特点使梦相较于其他占卜方式，有更明显的操作优势，更符合谏臣们的需要。《韩非子·难四》记载的复涂侦借梦灶君的梦象劝诫帝王远离奸佞小人的梦境，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卫灵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浅矣。”公曰：“奚梦？”“梦见灶者，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故将见人主而梦日也。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或者一人炀君邪？则臣虽梦灶，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疽，退弥子瑕，而用司空狗。<sup>11</sup>

《战国策》中也记载了此梦象，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梦”进谏的例子。卫灵公被雍疽、弥子瑕二人所迷惑，俩人挟持了君权，蒙蔽左右，使下情不能上达。杂技艺人复涂侦对卫灵公说：昨晚梦见了您。卫灵公问：你做了什么梦？复涂侦说：梦到灶神。卫灵公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听说梦见人君，会见到太阳，而你梦到我，却见到灶火”，复涂侦解释：太阳光照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遮蔽它。而灶火不一样，有人在灶前烤火，后面的人就看不到光亮了。如今我认为有人在您面前“烤火”，因此梦见了灶神。卫灵公听从劝告，废掉远离雍疽、

<sup>11</sup> 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865。

弥子瑕。复涂侦借助太阳能公平的照亮天下人，灶君只是照着前面的人而照不到后面的人的区别劝谏卫灵公，这样借梦的政治语言形式委婉地指出国君受到蒙蔽，从而劝谏国君远离小人。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贺即位后，梦到台阶东面堆积着大量苍蝇的粪便。

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sup>12</sup>

臣子据此梦解释说，陛下周围的谗谀小人众多，就好比是苍蝇的粪便。要警惕小人，以免害人误国。刘贺不听劝告，最后自取灭亡。

### （三）因梦谏言帝王稳固政权

“因梦”而谏就是顺着君王的梦，将劝谏寓于释梦语言中。<sup>13</sup>中国古代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是狄仁杰因梦而谏的结果。

武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以问宰相，众莫敢对。仁杰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逾月不及千人。庐陵王代之，不浹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后怒，罢议。久之，召谓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于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sup>14</sup>

武则天摄政后，想立武氏宗侄武三思为太子，恰逢武则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鹦鹉，“羽毛甚伟而翅具折”，一只鹦鹉羽毛威武但两个翅膀却都折断了。武则天问群臣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狄仁杰借鹦鹉梦进行阐发，指出鹵，与武氏同一

---

<sup>12</sup>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2766。

<sup>13</sup> 申洁玲，《梦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页 74。

<sup>14</sup>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24），页 5247。



个音调，象征陛下您的姓氏，两个翅膀折损，指的是庐陵与相王两位王子，陛下任用这两位王子，鹦鹉的翅膀就全了。”当时武则天怒而不信，后来边防战乱，武则天觉得狄仁杰的占梦应验了，于是将庐陵王立为太子，这个梦对于武周政权向李唐政权的转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以上的梦例中可以看出，臣僚们以梦进谏，大多采用君主自己的梦和谏者之梦，在君臣对梦的共同信仰和社会普遍的迷信心理基础上，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梦占语言形式，把一定的梦同一定的政事联系起来，在具体的占解过程中通过特殊的政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使君主接受和采纳，达到政治目的，这里所表现和反映的正是梦政治语言的智慧性。并且中国古代文献在述及梦与占梦的时候，字里行间总还是透着对那种特殊的政治语言方式的敬畏之情。尤其在描述那些足智多谋的臣僚们运用梦占政治语言时，总是点缀出那出人意表的奇想、出人预料的转折以及出奇制胜的效果，不仅令人惊叹不已，而且给变幻无穷的政治生活平添了几分狡黠色彩。

### 三、梦是表达政治愿望的特殊隐言

弗洛伊德曾指出：“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sup>15</sup>从中国史书文献中所载的梦境来看，这些梦与国内外政治、军事密切相关，可以视为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

对于君主来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莫过于发现贤能和任用贤能。中国是一个大国，君主不可能事事躬亲。同时，世袭制度所产生的君主总是英明者少，平庸者多。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发现那些真正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使之成为君主的得力辅佐。然而，古代社会中的等级尊卑制度和血缘亲疏观念却是严重的政治障碍。许多贤能之士由于出身卑微，在制度上没有一定的渠道，在观念上受到压制，很难进入国家的领导层。历史上许多王朝正是由此走向僵化，走向腐败。不过这既然是治国的需要，总得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有些有头脑的君主，以天神托梦来解决这一棘手的政治难题。

#### （一）借天神托梦，表达破格举尚贤的政治愿望

<sup>15</sup> 西格罗蒙·弗洛伊德撰，方厚生译《梦的解析》（杭州：浙江文学出版社，2016），页110。

殷高宗武丁梦得傅说的故事，《史记·殷本纪》继承了这一则梦事：

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岩中。<sup>16</sup>

武丁即位后，想复兴殷朝，但一直没有找到称职的辅佐大臣。于是武丁三年不发表政见，政事由冢宰决定，自己审慎地观察国家的风气。有一天他忽然大集群臣，说是自己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得到一位圣人，名叫“说”。他白天按照梦中见到的形象观察群臣百官，没有一个像是那圣人。于是派百官到民间去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叫“傅险”找到了“说”。这时候，“说”正服刑役，在傅险修路，百官把“说”带来让武丁看，武丁说正是这个人。找到“说”之后，武丁和他交谈，发现果真是位贤圣之人，就举用他担任国相，殷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武丁为什么会有此梦？当时武丁即位，民心不归但人们又普遍敬畏天命，在此情况下，武丁梦得傅说的这则梦正是武丁要破格任用傅说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政治措施，这个梦表面上看是借梦愚弄了群臣，其实，梦的初衷，不是为了欺骗民众，不是为了愚弄民众，不是为了哄睡民众……而是为了跳出权贵的泥淖，在民间求得贤才。他的“假梦征象”不过是在把自己的政治愿望转换成上帝的意旨，由此既达到了顺应民心的目的，又顺利地克服了宫廷制度上的障碍和众臣的抵触心理。这也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通过神道信仰来进行政治教化或道德教化，这在古代社会确是一种政治智慧，并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 （二）借先君托梦，表达得贤人施仁政的政治理想

另一条记载《庄子·田子方》有一则周文王表达政治愿望的托梦。

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sup>17</sup>

---

<sup>16</sup>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341。

<sup>17</sup>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6），页562。

周文王去“臧地”巡视，看见一位钓鱼的老人，看上去在钓鱼，其实心根本不在钓鱼，因为钓钩悬在水面上，怎么钓得到鱼呢？文王看得出，这位老者并非以钓鱼为目的，而是别有所图；每次见到这位老人，都是这种钓法，也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其意即后来道家讲的“无为之治”。文王想举用他，把国事交他治理，又担心大臣父兄们反对，想最后舍弃此人，又不忍心让百姓们得不到善人的庇荫。于是假借先君托梦让他找“臧丈人”辅佐以治国。他在清晨集合他的大夫们说：“昨天夜里我梦见一位好人，面黑两颊长满长须，骑的杂色马，马蹄的半边是赤色的，命令我说：‘托付你的国事给臧地老者，差不多人民就可以解除病痛了！’”诸位大夫惊惧不安地说：“这是先君王季历啊！”文王说：“让我们占卜一下吧。”诸位大夫说：“先君之命令，王无可怀疑，又何必占卜。”于是就迎接臧地老者，授给国事，达成自己的政治愿望。除了托梦之外，人们还会选择造梦来达成自己的愿望，骊姬就是借着晋献公梦齐姜的假梦，实现废嫡立庶的目的，进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史书记载的梦象事例，大部分都或多或少与现实的政治利益有关联。尽管梦象内容不一，做梦的背景也大不相同，但通过对这些梦象、梦占、梦验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史书记载的梦象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在政治谋权的时代，梦是做梦者表达政治愿望的潜意识反映。尤其是在政治斗争的社会背景下，利用占梦为自身利益服务，成了当时人们表达愿望的一个途径。梦不是单纯的梦境，而是被附上政治意图，成为表达梦者政治愿望的特殊语言。

#### 四、梦是决定战争决策的神秘预言

战争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不但是战争双方政治、经济力量的较量，更直接地是双方智慧和能力的较量。在我们今天看来，战争胜负明显决定于人，而不是神以及由神所主使的梦。但在古代兵家的头脑尚未从传统的梦兆观念与占梦迷信中解放出来时，梦曾被认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至少也是重要因素。时间越是往前推移，这种情况愈是严重。由此也使战争文化同梦文化交织起来，给战争抹上一层神秘色彩。<sup>18</sup>战争关系到交战双方的生死存亡，不仅结果极为重要，行动前的决策也非常重要，应不应该出战，战争如何进行，除必须全面分析形势外，迷信的古人还要进行占卜，其中自然也包括梦卜，即对最高权力

---

<sup>18</sup> 刘文英，曹田玉，《梦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233。

者或主要决策者、指挥者(将帅)在战前的梦进行占卜圆释。当战争胜负事先没有充分把握时，他们总觉得只有弄清梦兆的意义，才好决策，心里踏实。

### (一) 因梦调整作战部署

《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有关战争的梦。《左传·成公二年》记载说，韩厥在开战的前一夜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旦辟左右。”<sup>19</sup>让他第二天在战场上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于是他就站在中间驾车作战，结果战车上左右两侧的人都死了，而他得以活命并取得了胜利。《左传·襄公十八年》又记载：荀偃梦“与厉公讼”，<sup>20</sup>败诉之后，被晋厉公用戈打掉了脑袋，他跪下把脑袋重新安在自己的脖子上。后来他请巫皋占梦，巫皋说荀偃今年必死无疑，劝他放弃北边的战争，而去发动东边的战争。荀偃听后，按照巫皋的指示，重新调整了作战计划。又一则，《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刚刚即位的晋文公一点没有决胜的把握，他梦见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嘴里咀嚼着他的脑髓，以为其不祥，十分焦虑。<sup>21</sup>子犯对梦做了相反的解释和占断，他说文公面朝天是“得天”，楚王面向地是“伏罪”；牙齿是硬的，脑髓是软的，但柔可以克刚，于是文公转忧为喜，一下子有了作战信心，最后取得胜利。《左传·昭公十七年》韩宣子梦见先君晋文公在梦中告诉他荀吴军事指挥能力优秀，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因而韩宣子遵从先君在梦中的启示，让荀吴来领兵，果然打败陆渾。<sup>22</sup>

上面说的，多为对做梦的人有利的梦兆。但作战有双方，非胜即败，因此也有不好的梦兆。清代周亮士的《字触》中说，晋代的王敦，因为军功被拜为南征大将军，他恃功专权，欲谋反叛，发动兵变之前，他曾梦见一个木头直破青天。他告诉许逊。许逊说：“这不是好兆头。”当时吴猛因为同许逊一起拜见王敦，也在座。吴猛便解释说：“木上破天，是‘未’字。您未可轻举妄动。”王敦不听，起兵反抗朝廷，结果病死兵败。<sup>23</sup>

### (二) 因梦取消征战

因梦兆不吉而取消征战的，最有名的例子是齐景公准备征伐宋国却梦见不好

---

<sup>19</sup>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793。

<sup>20</sup> 同上注，页849。

<sup>21</sup> 同上注，页459。

<sup>22</sup> 同上注，页1389。

<sup>23</sup> 周亮士撰，刘德军校注，《字触》（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页281。

的梦兆而休战回师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景公梦二丈夫(谏上·二二)》：

景公举兵将伐宋，师过泰山，公梦见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觉，辟门召占梦者至。公曰：“今夕吾梦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犹识其状，识其声。”占梦者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请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则可。”公曰：“诺。”明日，晏子朝见，公告之如占梦之言也。公曰：“占梦者之言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间，对曰：“占梦者不识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汤与伊尹也。”公疑，以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则婴请言汤、伊尹之状也。汤晰而长，颐以髯，兑上丰下，偃身而扬声。”公曰：“然，是已。”

“伊尹黑而短，蓬而髯，丰上兑下，偻身而下声。”公曰：“然，是自己。今若何？”晏子曰：“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无后。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以平宋。”景公不用，终伐宋。

晏子曰：“伐无罪之国，以怒明神，不易行而续蓄，师进以近过，非婴所知也。师若果进，军必有殃。”军进，再舍，鼓毁将殪。公乃辞乎晏子，散师，不果伐宋。<sup>24</sup>

据说，景公率兵前去讨伐宋国。军队经过泰山时，景公梦见两个男子站着发怒，而且怒气很盛。景公在惊恐中醒来，连忙招来占梦者，说了自己的梦，还说：“他们怒气很盛，我现在还能记得他们的样子和声音。”占梦者说：“这是因为大军经过泰山却没有祭祀，所以泰山之神发怒了，请召集祝史，祭祀泰山就行了。”景公说：“好。”第二天晏子来朝见，景公告诉他这件事。晏子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对景公说：“占梦者不知道，这不是泰山之神，而是宋国的祖先汤和伊尹啊。”景公仍怀疑是泰山之神。晏子说：“您怀疑这一点，就请让我来讲一讲汤和伊尹的长相吧。汤肤白身高，仪表堂堂，有美髯，上身挺拔，下身丰满，身子微微后仰，声音从上面传来。”景公说：“是，正是这样。”“伊尹肤黑身矮，须髯蓬乱，身胖腿直，身体前倾，声音从下面传上来。”景公说：“对，正是这样。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晏子说：“汤、太甲、武丁、祖己，是天下

<sup>24</sup> 汤化，《晏子春秋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3105。

盛德之君，不应当无后，现在他们的后人只剩下宋了，而您去征伐宋国，所以汤和伊尹发怒，请撤军回国，让宋国平安。”景公不听，最终还是决定伐宋。晏子说：“您征伐无罪之国，触怒了神明，还不改变错误的行为，却要继续进军，这不是我应当看到的。军队如果前进，军士一定会遭殃；军队如果继续前进，即将鼓毁将殪。”景公于是撤军回国，宋国得以保全。

在这个梦例中，晏子的占梦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战争中，由于作战主帅对梦的世俗迷信以及临战前的心理状态，梦在军事行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 五、结语

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与梦有关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梦迷信一直在古代社会文化中影响很深，影响很广。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具有奴隶制度特别是封建制度的长期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且受到中国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梦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发挥着特殊政治语言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发挥着特有的精神魔力，它是帝王受命的政治符号语言，大臣劝说帝王的巧妙谏言，表达心理愿望的特殊隐言，决定战争决策的神秘预言。在政治家的手里，梦既可以作为治国之术而表现出一种政治智慧，也可以作为阴谋权术而表现为一种政治诡计，不论是君主、还是臣僚，不论是当权者，还是在野者，都可以巧妙地利用占梦语言形式，来决定以此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或达到某种政治的目的。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

## 【征文引献】

### 一、专著

- 司马迁撰，裴驷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
- 汤化，《晏子春秋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24。
-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
- 李伉撰，李剑国校证，《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2023。
- 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
-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24。
- 西格罗蒙·弗洛伊德撰，方厚生译《梦的解析》，杭州：浙江文学出版社，2016。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 周亮士撰，刘德军校注，《字触》，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 司马迁撰，裴驷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
-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6。
- 傅正谷，《中国梦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刘文英，曹田玉，《梦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申洁玲，《梦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 二、期刊论文

- 田海龙，〈政治语言研究：评述和思考〉，《外语教学》，2002年第1期，页23-29。
- 崔立军，〈感生梦与西汉政治发微〉《宁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页14-18。